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一

宋

寧宗皇帝

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春三月金兵破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攻蘄知州李誠之字茂政人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來攻城始破誠之併其妻子官

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宋元通鑑金人圖黃州守何大

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敵兵已集大節自沉于江而死時以誠之大節二人等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蒙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呼爾噶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元帥府于黃陵岡

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呼爾噶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眾趨邳州蒙古蘇呼呼圖哩舊作唆魯

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遠入城建行省于府第先是穆呼哩以東平不下將還謂千戶薩里台舊作撒爾

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去至是薩里台以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

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已而金玉庭玉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于是立貴和為

皇子以貴誠為東義郎貴誠初名與善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璠之子也母金氏家於紹興山陰縣加慶

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謀厚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

告還卿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

金保長家也雨保長知為丞相容具難泰甚肅須史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

喜當與治衣冠集烟霞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使大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

建儲大事而假其權於相臣已乘防微杜漸之道刻借沂王立後為名廣選宗室致奸臣陰售

其私蓄意觀
遂擅廢置國事
幾不可問獨遠
固罪不容於死
而推溯由來寧
宗實貽之禍根
也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惟

人以爲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不擾是惟科中樞字子刑蜀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擄邊淮蜀大國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人如陳破游九功華皆拔爲大吏

九月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能臨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

貴誠疑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侍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遠

益異之至是立爲沂靖惠王後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葭州及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卜凱沁布舊作塔海監府今改等宴穆呼哩于河南且遣特

格舊作塔野今改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十月穆呼哩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權行

兩德夏主遣蔑布舊作述僕今改帥眾會之蔑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蔑布

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取去至是穆呼哩進攻延安蔑布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哈達即完顏驍字景山按哈達

半夜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倖棄旗鼓走金兵

追之穆呼哩出伏兵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

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字正子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爲守威績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

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將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

秋魁舟謀爭舟楫之利馬人膠西當登甯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

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

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于林欲

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兇說林

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

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己叛實由李福也全已而知濟南府種贊計張林林敗走李

閏十二月遣使如蒙古

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十五年金元光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

初鎮江都統程朝宗得璽于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

禮大赦賈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

二月金人復來侵夏五月淮兵襲敗之

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鄂和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

時全副之由穎壽進渡淮敗官軍於高塘市今曰高塘鎮在穎州府霍邱縣西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

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鄂和引眾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

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眾感之留三日鄂和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遠濟

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

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

宋寧宗皇帝

官書局石印

彌遠敢于嫉其皇子設計動搖奸惡實無可逞然並方居潛養正遠以他日得急自期非但淺率無知而為臣子者胸中豈竟萌此想即使充踐尊位亦知其不能勉承宗緒耳

金距此時逾一年四月始易主何係於長星之見且彼時南有宋而北有金蒙古亦方興之國而西方則西夏之地長星究為誰見耶此不過附會楚材明天文之說而不知其怪誕已甚也

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矚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字德源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責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曰媒孽竑之失于帝親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秋八月長星見西方

蒙古即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映行臺

穆呼哩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在吉州西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字正甫吉州人令妻

孀先投崖已從之皆死考一統志楊貞妻牛心寨以挽元兵于克義戰殺元兵攻之急命其子克穆呼

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相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

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

並受節制穆呼哩遂趨長安使烏呼爾爾台布哈舊作兀胡乃屯守之遣阿齊台舊作安將兵斷潼關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鄂和死之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甯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初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甯知驕則將至于不可
勸耶

鄭樵有言郡縣

有時而更山川
千古不易外國
部落亦然史稱
元太祖既平西
域盡易前代國
名以蒙古語不
是古國俱不可
考不知名號雖
更山川猶昔設
未撫有其疆域
何由詳考其名
稱若今回部平
定山川道里悉
案圖可稽以今
準古如漢之三
十六國唐之安
西四鎮何不瞭
然指視哉

角端能解人言
事涉荒誕楚材
雖博洽何所據
而云然或元太
祖至此本不欲
窮兵故爾班師

蒙古主特穆津入西域滅回回國即默迪納國明史西域傳默迪納國尊為排哈木巴爾猶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為主而無像設隋開皇間大始所都而還考中國史太祖其年編于四方西續綱目是條提綱書與密主入西域屠密爾城滅回回國大始所都而還考中國史太祖其年編于四方西續綱目是條提綱書與密非是今于條提綱那排哈木巴爾舊作派噶木巴爾密爾舊作密里北拉拉音舊作北拉拉瑪里克汗按默迪納舊作密里北拉拉音舊作北拉拉瑪里克汗

先是蒙古主遣子卓齊特察罕台諤格德依圖類分攻鄂托落爾舊作幹脫玉隴哈什等城自將攻達

爾瑪密今改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冲地舊曰天堂亦

爾瑪密今改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冲地舊曰天堂亦

爾瑪密今改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冲地舊曰天堂亦

爾瑪密今改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冲地舊曰天堂亦

爾瑪密今改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冲地舊曰天堂亦

爾瑪密今改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冲地舊曰天堂亦

爾瑪密今改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冲地舊曰天堂亦

爾瑪密今改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冲地舊曰天堂亦

爾瑪密今改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冲地舊曰天堂亦

爾瑪密今改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冲地舊曰天堂亦

爾瑪密今改達里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冲地舊曰天堂亦

歸國好奇者遂從而傳會之元史無雜不足觀由當時紀載夫真宋源諸人又不為詳覈其謬沿訛其失誠不可枚舉也

為流禁之計及韓州破阿魯岱盛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黃敵阿魯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得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改

三月蒙古穆呼哩卒于解州

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以疾卒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阿爾拉氏納爾博勒呼

氏厚新齊拉衮按博爾濟舊作博爾木阿爾拉舊作阿兒剌納回爾微拉舊作納忽回兒爾俱以忠勇佐博勒呼舊作博兒忽舊作許兀慎齊拉衮舊作赤老溫今並改後仿此

元主創業賜號為都爾本庫魯克舊作撒里班曲律今改猶華言四傑也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集賽舊作

改今出官則為輔相焉

夏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程嗣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每

彈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暉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于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印壽遠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

尺籍固難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閭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遠從之全乃台帳前忠義與己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遠不悟給

秋八月金將納哈塔格舊作納合六哥殺呼爾噶謀以邳州降附金人殺之

呼爾噶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哈塔格殺之遂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

李全麾下周昂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

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

總帥要赫德舊作牙吾塔今改後仿此討殺棣格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詞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黨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

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闔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殂于守緒立是為金哀宗

金宣宗尚未至于營憤在廷豈無一二親信大臣可預顧命而以傳位大事謀及婦人乎且既稱疾革妃嬪近侍亦何能盡離左右而止留一前朝年老夫人終夜侍側必無此情理况云寵貴妃陰狡機慧又安能受鄭氏之始而不之覺語更自相矛盾此必傳聞訛舛修史者益從而甚其辭斷非當時實事也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政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啟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豐阿拉本契丹人按伊喇豐阿拉舊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柩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頊自稱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甲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伊喇豐阿拉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

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是為理宗尊皇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

居湖州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史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

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本開封人石字介之以廢立事居上虞

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

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于禁中遣快行宣的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

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茲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

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感之的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

吾子矣彌遠引的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茲茲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茲

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茲至舊班茲愕然曰今日之事我

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茲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

御座則的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茲不肯拜震梓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茲為開府

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甯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

尋進封茲為濟王出居湖州

九月詔傳伯成字景初為顯謨閣學士楊簡字敬仲為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史彌遠欲收眾望勸帝褒表老儒遂詔傳伯成楊簡及柴中行字與之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秘字懷古吏部侍郎朱著字開縣人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字客浦起居

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字正甫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為起居

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宮議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憐倦于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康天下士慨然

謂劉論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觀南

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聞納之了翁當閣務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開門

真德秀初以宮議侍立即舉孝敬之旨相訓誨其意實為盡誠既而力求出外雖若忍然于茲然處彌遠以爵

追封希璠為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疎相廢急為引
避猶得去就之
正及彌遠擅行
廢立尤當去之
惟恐不速況理
宗既替茲而立
不貳之節德秀
豈未講求乃反
應召而還從容
入封後欲效忠
於殿陛春秋之
責備固不能為
德秀寬矣
濟王既身被黃
紀軍資庫金稿
兵則非固執臣
節始終不從者
矣後知事不成
乃帥兵討士故
變綱目書法以
示不盡予之之
意

帝追封所生父希璠為榮王生母金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冬十月金及夏平

夏人自貞祐初與金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于金稱弟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鄂吞良弼報之

理宗皇帝

配寶慶元年金正大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玠既而玠討壬壬走史彌遠矯詔殺玠追貶為巴

陵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欲奉濟王而立之乃遣甫密告于李全全欲坐視

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

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

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

發軍資庫金帛會于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乃偽為李全榜揭于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

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

王元春告于朝而率州兵討壬壬變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壬

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潘壬至楚州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玠詐言玠有疾令

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假稱諭旨逼玠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

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即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和繼言玠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

淺雲川之變非濟師本志前入避匿之跡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雖照進

封秦師舍罪恤孤故事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洪咨夔子舜前於潛人雲

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洪咨夔子舜前於潛人雲

為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洪咨夔子舜前於潛人雲

天目山迤湖州南下流與餘不諸溪合入太湖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字潤甫東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元史作王

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

亦當往况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博囉穆呼哩

為國王舊作言狀且乞濟師博囉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錫納台國伯特克味特氏按錫納

索魯今改乃台圖伯特克味特舊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仙驍將葛鐵槍擁眾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

作亮伯特烈今並改山畧無極漢毋極縣唐改無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已而武仙復襲真定史天澤奔薊城

仙復走西山今縣屬正定府薊平宋復舊今縣屬正定府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迎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

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眾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

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

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

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怒退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竭

廷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幕貌喏慶福亦怒既

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馬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劄白

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

往青州尋遣慶福還楚為亂國集兩淮步馬軍十三萬大聞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全妻楊氏及軍校

岳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時貽四軍為應時貽四將不從于是慶

玉懼禍及求撤往時貽復告慶福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

曰制置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

降賊散于仇殺
制使宜聲討之
所必加彌遠乃
欲舍恩苟安求
能得賊散心之
徐晞稷以代節
制庸懦誤國罪
不容諒及全上
表待罪理宗亦
竟置之不問其
昏弱無能更可
概矣若晞稷之
苟賤無恥甘心
尊賊以自卑羞
朝廷而懷賊勢
更不足齒於人
數紀綱顛倒若
此何以為國

額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絕城

走伏道堂中宿焉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舍忍以

徐晞稷嘗倖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伴貢慶福不能彈

壓致忠義之開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

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綱全恩堂

三月葬永茂陵在會稽縣東南寶山

史臣曰宣宗初年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羣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

河凶首求成國體為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老荒竊弄威福至于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發立

之私矣

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

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兩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

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

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軍以北楊氏

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字清臣

世孫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連海以威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

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

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然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靜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徇真定實以蒙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理宗在位甚久
政無足紀後人
或許其能推崇
理學爾時內外
政紀要於此者
多矣乃無一整
飭徒慕虛名毫
無實濟則亦烏
足稱道况祇褒
贈已往之程朱
而不用見在之
真魏即所謂推
崇理學又與葉
公之好龍何以
異哉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勒和舊作李里合兵攻之兵
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眾尚數千義
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博勒和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
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博勒和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在內黃縣西義斌
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于是
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
德兗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諡文忠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

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藉田令

以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眾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謫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

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字孝先共為彌遠鷹犬

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于是給事中王堅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

舉玉隆宮治變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和孝莫澤為三凶且謂成大為成大

冬十月蒙古主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

以西夏納仇人齊拉克和雙琨舊作亦職刺及不入質子也

以李知孝為右正言

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陰詆之畧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教之力少而附

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意繼而詆訾附
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解也踰月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出

不見前單不開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謬更唱迭和盡感遂進拜右正言
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祿

先是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言甚切直史彌遠諷李知孝劾之除名編管象州時魏了

翁出關餞夢昱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

疾辭乃出知常德府夢昱尋卒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

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知李復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

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半同偽家食宜削秩貶竄

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

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時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

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給京軍緡錢

以雪寒給在京諸軍緡錢有差出戌之家倍之自是慶祥災異淫雨雪寒威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

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丙戌二年金正大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

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諡文沈煥字叔晦直華文閣諡端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沈煥九淵人

人品高明不苟自怨常曰畫觀識妻子役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仕於舒州通判

三月建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

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趙普首渝金匱之盟王旦苟狗天書之舉豈可以冠韓富司馬

諸臣且張俊之
狠枝史浩之庸
柔更無足取此
皆史彌遠致尊
崇其父以煨燿
一時故為此拘
名失實之舉耳

淮亂方棘非大
有才略者不能
節制如許國徐
晞稷劉璋彭杞
姚時輩皆以庸
懦小人垂涎閭
寄朝廷遂信而
用之卒致被殺
被逐被執其幸
免者惟以媚賊
為長技措施顛
倒如是安望其
能靖賊患乎

蒙古圍李全于青州

全北剽山東挾朝廷以疑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
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聞道南歸提兵赴援可
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勁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如兄歸于八全留青福還楚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覲立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覲號德旺曰獻宗

八月金置益政院說書

金主詔設益政院于內廷以禮部尚書楊雲翼字之美贊皇等為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

于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字周臣同為時所重

徐晞稷罷以劉璋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璋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杞延譽杞

亦垂涎代璋從史尤力故以璋代晞稷杞代璋知盱眙

冬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璋以取降金

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璋素畏其狡不許彭杞自以

資望視璋更淺曰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

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

陰入屯城內璋駭懼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

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謂曰將軍非山東歸附郡孤死免悲李氏滅夏氏甯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

尉為夫子女玉帛于戈倉廩官太尉有堂即鎮此議于是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璋遂圍楚州治焚官

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璋絕城僅以身免鎮江軍

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自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己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瑋自劾未幾死

丁三年金正大年春正月以姚朮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以姚朮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朮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朮至楚城東織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朮入城朮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熹先諡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屬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紹定中改封獻國公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叔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邪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于蒙古

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

六月戊申朔日食

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姚朮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為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己為屬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福知之亦謀殺慶福于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福偽稱疾不出自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于姚朮朮大喜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藉藉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

淮為江之捍蔽
已不宜輕棄况
有叛則當討帥
非其人則當慎
擇而易豈可以
一時變亂遂不
復建閫視若羈
縻固喧廢食宋
政之不綱亦已
甚矣

見神促之謝以朝廷撥降未下至是福乘眾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神飲神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
次左右散去福兵欲害神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髯繼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
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
之若羈縻州然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

蒙古主滅夏以夏主覲歸

夏自元昊稱帝至覲亡
凡十主合二百一年

蒙古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

注見前

踰月夏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亡

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即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
而已既而軍士病疫繼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
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心全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未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
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
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賞為全所辱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
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眾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
者殺李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妾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詔知盱眙軍彭牝及時青經理淮東八月牝將張惠等執牝以盱眙降金

時檄牝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并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牝輕儼不為惠等所服得檄不
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
成進以朝檄專委青不及已乃歸盱眙設宴邀牝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人俾惠專制河
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顏鄂和戍之

蒙古以李全行省事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彭牝輕儼無決
坐失事機其過
固不待言若時
青不過紅襖賊
魁降金復叛歸
宋始終一進退
無據之人耳有
何重望而朝議